

2382
722j1
72

420333

說

苑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冊二

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光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櫟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

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尙其德而希其刑
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
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
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
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
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
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
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
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
弛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
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
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

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

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則尙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
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
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司
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
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
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
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
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
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
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
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
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

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襄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

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
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
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
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是仁義之
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
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
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
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
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
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
國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

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乎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

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王武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

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風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尙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

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鄆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

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
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
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
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
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
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
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
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
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
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

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
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
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
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
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
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
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
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
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
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
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
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
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
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
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
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
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
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
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
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
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

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

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